

逋逃 ■ 貓與樹

瀛苑副刊

寢室裡最近多了一些小訪客，流竄地到處攀爬。

以人類的驕傲角度俯視，一張大手拍打下去，卻攆不了幾隻，仍舊忙碌著。

躡手抓起一隻倒楣鬼的小腳，關到筆蓋裡去，然後睜大著雙眼仔細瞧。「你就好好待一陣子吧，兩三點的夜裡只有我跟你，陪我念完經濟吧。」試著用牠的語言對牠說。

牠全身黑不溜丟，六腳細長，尾部亮而光滑，嘴器很小。我猜是大黑山棘蟻之類的，沒有帶螞蟻分類圖表來，只能憑記憶分了。牠慌亂地在筆蓋裡奔跑，爬上爬下，到達頂端再狠狠地摔下來，呻吟幾番，清潔一下觸鬚及前腳，再度狂亂奔逃。

女宿凌晨3點，透明的筆蓋裡頭，有隻富滿活動力的小生命，正用盡全身的力氣，往牠的目標——逃出無形監獄——奮鬥著。

而我關在自己的無形監獄裡，逃不出也不想逃出，每晚的懊悔與沮喪伴隨著期考科目，一科科加重打擊。莫名的焦慮，夜半的失眠，找不到原因。

人是不是總因為現狀的不美好，才會往過去的回憶裡鑽逃？逃到盡頭，再狠狠的摔落，呻吟哀號，痛苦哭泣，拍拍自己的狼狽，再度無頭般逋鑽。

什麼時候才能瞭解，只是缺乏勇氣與打開蓋子的力量罷了。